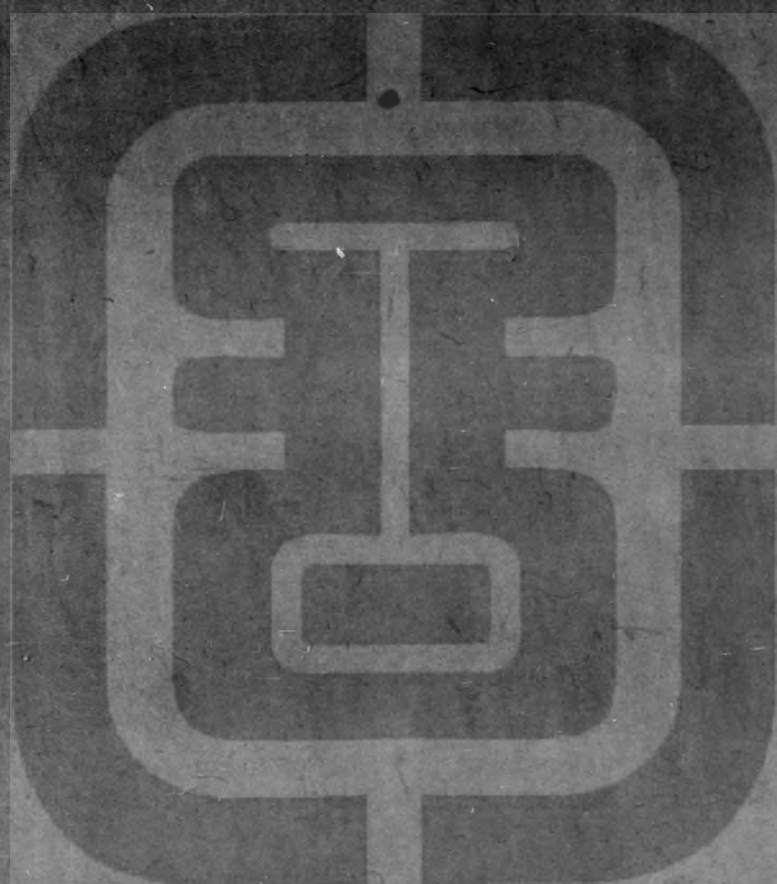


昭明文選

心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揚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安翔徐回郭璞曰言 翥乎鴻鴻郭璞曰水白貌也 東注

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 行溢陂池郭璞曰其形狀而

於是乎蛟龍赤螭文頴曰赤螭龍子為螭也 鮪鱮漸離李奇曰

鮪蜀曰鮪鱮出鞏山穴中司馬彪曰漸離魚 鮪鱮鮪鱮魚

鮪鱮鮪鱮魚有文彩鮪似鱮而黑鮪似鱮鮪音善鮪音感 禺禺

如嬰兒音榻 捷鱗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捷鱗也善曰高

唐賦曰振鱗奮翼捷鱗音榻 捷鱗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捷鱗也善曰高

物衆夥善曰小雅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

其光躍乃照於江邊也張揖曰靡厓也善曰 蜀石黃硬水

玉磊砢張揖曰蜀石次王者也善曰山 海經曰常庭之水

如宛切砢洛可切磷磷爛采色 皓汗郭璞曰皆玉石符

皓音 藂積乎其中鴻鵠鴝鴒駕鵝屬玉 郭璞曰曰鴻大鴈也

屬玉似鴨而大長交精旋目 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脚高有

鳥名煩鶩庸渠 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倉黑色鷓鴣頭鳥 郭

璞曰盧鷓鴣也箴音鍼疵音資鷓音慈也 郭

沈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在風波自 與波搖蕩

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 郭 唼唼菁藻咀嚼菱藕郭璞曰

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與唼同 於是乎崇山矗

矗龍從崔嵬郭璞曰皆高峻貌也 深林巨木 嶄巖參差郭















莖搖也音兀發紅華重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郭璞曰

采之盛也沙棠櫟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亦實其味

業採之實櫟似於葉冬不落應劭曰華楓枰櫪張揖曰華皮

木也櫪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仲留落胥邪仁頰并問郭璞

仁頰未詳落獲也仙藥錄曰櫪似一各棧然仁頰即櫪柳也

南都賦并問已善曰櫪見南都賦華胡化切仲留落胥邪仁頰并問郭璞

貞木葉長千仞大連抱七尺曰夸條直暢實葉後楹郭璞

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攢立叢倚連卷攏侷支重累也倚於

綺切卷巨專切攏力尔切侷崔錯發郭璞曰崔錯交雜

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崔錯發郭璞曰崔錯交雜

切馮古委切坑衡問石也郭璞曰坑衡徑直兒問阿采可切

也纏山爾切紛溶箭蔘猗猗從風擢郭璞曰溶箭蔘猗猗

那也濬音容箭音蕭蔘音瀏莅焮司馬彪曰衆聲貌也

森猗猗靡切猗女綺切瀏莅焮司馬彪曰衆聲貌也

音并字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上傑

池苾虜旋還乎後宮淳曰苾音此虜音也苾虜不齊也如

傑音雜襲系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被山緣谷循阪下

似母猴印鼻而長尾獲似獼猴而大飛蠅鼠也其狀如兔

而鼠首以其鼻而長尾獲似獼猴而大飛蠅鼠也其狀如兔

名飛生雌音遺蠅音誅善曰玄獲言獲之雄蛭蠅獾

文選卷八



毅張蛭似張而日大獬胡似後獬頭上有髦要以後黑郭璞日毅

音蟻蟻音詭呼谷樓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日互

也過天矯枝格也郭璞日皆獬在樹暴戲姿態也

貌也說文日抄末也廣瑜絕梁騰殊榛也郭璞日梁石絕水

雅日顛末也矯音矯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日捷持懸垂

掉懸適也記鈎切郭璞日牢落陸離郭璞日群奔走也善日牢

也參差爛慢遠遷郭璞日崩騰若此者數百千處娛將往來

官宿館舍善日說文日娛戲也許其切郭庭厨不徙後宮

不移百官備具所郭璞日言於是乎背秋涉久天子校獵奇

日以五校乘鏐象六玉蚪張揖日鏐象象輅也以象牙疏

王師其鏐物有似蚪龍也無角日蚪也郭璞日韓子日黃

帝駕象車六蛟龍善日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

今依說拖蛭旗靡雲旗有似虹蛭之氣也畫熊虎於旒為

旗似雲氣也善日此亦假言也高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以

唐賦日蛭為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以

為偶辭耳善日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此為

謂道後相對為偶辭耳非孫叔奉轡衛公參乘者太僕公孫

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晉灼日扈大也張揖日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文鼓嚴簿

類日凡五校也今言四者中一校隨天子乘輿也文鼓嚴簿

郭璞日因山谷遊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善日雷古雷字殷

音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日廣雅日各陸離參差善淫淫齋齋



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善曰韓子曰生

貌豹搏豺狼璞曰貌執夷虎屬音毗也郭手熊罷足張

羊麕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罷如熊黃白色也蒙鵠蘇鵠尾也蘇

而取之張以蘇為奇故持言之不却善曰蒙謂蒙覆縵白虎

郭璞曰縵謂絆絡被班文善曰班文虎賁騎皆虎文也司馬彪

跨壁馬善曰跨謂凌三峻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止也

喜聞下蹟歷之坻張揖曰蹟歷不平也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郭璞曰厲水屬推蜚廉弄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

今可罰得而弄也獬音蟹豸文介切者格蝦蛤孟

光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

切縹縹裹射封豕張揖曰縹裹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

係取也工犬切左氏傳申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於是乘輿珥節徘徊翔

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

變態善曰上部曲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儵

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張

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驄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

捷音接耳軼赤雷遺光耀妖氣為變怪游光之屬也追怪物

出宇宙張揖曰怪變蕃弱蒲白羽文穎曰彎率也蕃弱夏

箭鏑為蒲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



白羽之如茶射游鳥標蜚遽也張揖曰鳥也故射之標指

身郭璞曰鳥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鳥羊擇肉而后發

山精也似遠類高說是也鳥古堯切遽音年擇肉而后發

先中而命處善郭璞曰廣雅曰必如所志也弦矢分藝噎

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善曰然名也然後揚節而上浮

也善曰楚辭曰浮曰凌驚風歷駭恣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

鳥託乘而上浮曰凌驚風歷駭恣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

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躡玄鶴亂昆雞

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躡玄鶴亂昆雞

曰昆雞似鶴黃曰已郭璞曰道孔鸞從鷄鷄皆近捕貌道

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道孔鸞從鷄鷄皆近捕貌道

才由拂翳鳥山張揖曰五采之鳥名曰翳鳥捎鳳凰捷鷄鷄

焦朋張揖曰焦朋似鳳凰狀以鳳皇來衷曰水鳥也道盡

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絃司馬彪曰消搖

淮南子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率乎直指郭璞曰率

之絃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率乎直指郭璞曰率

反鄉郭璞曰忽忽然疾歸貌歷石闕壑封巒過鳩鵲望露寒

四觀萬帝建元中作在下棠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

雲陽甘泉宮外鳩音支下棠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

宜春宮名在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西擢鵠牛首張揖曰牛

渭南杜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西擢鵠牛首張揖曰牛

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音義曰善擢

船於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常昭曰擢今掉也並直孝切

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觀

士大夫之勤略略司馬彪曰行也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

徒車之徒車之徒車之徒車之徒車之徒車之徒車之徒車之

所輔樂郭璞曰徒步也輓女展切輓輓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

廣倉曰若與其窮極倦紉驚憚驚伏郭璞曰窮極倦紉疲憊者

踏足貌與其窮極倦紉驚憚驚伏郭璞曰窮極倦紉疲憊者

紉音劇憚丁曷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切音劇憚丁曷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切音劇憚丁曷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切音劇憚丁曷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郭璞曰善交橫填



阮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於是乎游戲解怠置酒乎

顯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也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撞

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也立萬石之虞張揖曰虞獸重百二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張揖曰以翠羽為葆也以鼉

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惟聽葛天氏

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

獸之極常昭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夜地德八曰總禽

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閔為曲以民為一曰遂為育以建

浪起皆誤千人唱萬人相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

也浪起巴渝宋蔡淮南干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擦居

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謳負三人淮南鼓負四人干遮曲名

文成顛歌州顛縣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族

右遮秦金鼓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鏗鎗闐鞀洞心駭

耳善曰鏗鎗鐘聲也闐鞀鞀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字書

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成武王樂也張揖曰象

至於海南海乃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戰沔曲鄔郢續紛激

楚結風李奇曰鄔今宜城縣也鄔楚都也續紛舞也張揖

倡善曰三倉璞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所以娛



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麗曼美色曰張揖

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絕殊離俗郭璞曰離

妖冶嫵都雅也或作閑小妖巧也說文曰嫵靚粧刻飾便嫵

綽約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嫵輕利

淨柔橈嫵嫵郭璞曰柔橈嫵嫵皆骨體更弱長

獨蘭之綸綰郭璞曰蘭之綸綰女教切嫵細柔弱也方言曰自閨而西曳

善曰長大貌也郵削如刻畫作之也便嫵郭璞曰獨蘭之綸綰一蘭之絲也

千切嫵音先嫵步結切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

宜笑的樂郭璞曰香氣盛也漚候切又曰鮮明貌也善

眉曼樂長眉連娟微睇繇貌郭璞曰連娟言曲細也繇貌

計切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我於酒

中樂酣郭璞曰中半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

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

事而虛棄時日也間音閑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

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圃中也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

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稅于農郊常

為可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

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稅于農郊常



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墾墾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小雅曰墾足者也

曰芻蕘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養魚鰲滿

言不聚人衆其中也郭璞曰虛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邑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與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改制度郭璞曰

服易服色郭璞曰尚黑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與天下為更

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聖人以歷筭也善曰周易

防患曰戒齋襲朝服乘法駕也法駕大馬也幸旗鳴玉

鸞郭璞曰鸞鳴玉鸞之啾啾游于六藝之因郭璞曰乎仁義之

塗郭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論語覽觀春秋之林如

曰春秋義理繁茂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騶虞詩篇名

故比之於林藝也南之卒章天子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

以為射節也伯之樂舞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載雲罕

令之樂舞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載雲罕

伯之樂舞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載雲罕

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掩捕也詩小

也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

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

樂胥善曰毛詩曰君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

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也翱翔乎書園郭璞曰尚書所以

述易道郭璞曰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登明堂坐

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

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於斯之時

也



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犇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

也。許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常。善曰包咸

貴切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常。論語注曰

神若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費府庫

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務在獨樂

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忘國家之政負雉兔之獲則仁者

不繇也。郭璞曰繇道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曰

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

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曰

羽獵賦 拜序 楊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雄從以為昔在二

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

庖厨而已。善曰財與總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

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



其庭體泉派其唐善曰禮記曰甘露一名膏露地出體泉孝經

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薮龜龍昔者禹任益

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

謂澤也域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

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

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有之若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困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

也答曰文王之囿與人之困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

四百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孫卿

子曰足國之道節民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

好取侵奪猶武帝廣開山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將寡獲也

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上御宿南山

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

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盤屋有長北統黃山濱渭而

東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涯也言循渭水之周

袤數百里善曰說文曰穿昆明池象滇河瓚曰西南夷有

池故作昆明池以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名也善曰馭娑殿

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名也善曰馭娑殿

蓬萊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

法中三山名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

民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

國之堅敵三垂北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



齊民整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曰說文

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尚泰奢麗誇

即賦云禦自沂渭經營鄩鄩甲或為由非也善曰

謂善曰毛詩傳曰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善曰

已賦西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

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

楊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為折

中也韋昭曰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畧曰羽獵永

制或為折也善曰

獵已見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古

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論者云否各以並時

而不合禮哉故論者答之於下論者云否各以並時

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雄自謂也言帝王文

共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則泰山之封

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則泰山之封

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

夷吾所記者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

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遂作頌曰麗哉神聖

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

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

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

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顯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

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齊桓魯不足使扶輿楚嚴未足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齊桓魯不足使扶輿楚嚴未足

以為駮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

為相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立呂氏春秋咸精記曰黃

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魯衛駮乘鄭氏曰阨僻陋小也

文選卷八



王逸楚辭注曰嶠音矯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善曰寥廓

也昭曰登高也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

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大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

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以奉終始

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迺詔虞人典澤東延

昆鄰西馳閭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

閭闔已儲積共恃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

陳車騎戍斬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氏禦自汧渭經營

卒衛宮也豐高善曰孔安國尚書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

豐金傳曰經營規度也

章皇猶彷徨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

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杳

也合爾迺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晉灼曰

落纍也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外則正南

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善曰三峻已見上文

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鴻

濛沈茫碣以崇山薛綜東京賦注曰碣猶表也鴻胡孔切

濛莫孔切沈胡朗切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

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

賁育之倫蒙盾羽杖鎔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

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已見西京其餘荷垂天

賦說文曰鎔邪大戟也鎔音莫邪弋奢切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

之翼張竟槿之果善曰言畢之大



之飛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太

者攬天地之旗也楚辭青雲為紛虹蜺為纓屬乎崑崙之虛

連也爾雅曰旗旒也纓旗上繫也善曰鄭玄喪服傳注曰屬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濤水之波言廣大也明

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與也欖槍為闔明月為候孟康

戰鬪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孤發射張晏

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孤發射曰熒

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孤虛上二星善曰樂緯稽耀嘉曰熒

惑主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漢書曰狼下

曰四星鮮扁陸離駢衍必路駢衍軍壘駢衍也晉灼曰必

篇必類善曰扁音徽車輕武鴻網捷獵揮善曰廣雅曰武捷

也鴻網相連貌也捷獵相次貌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捷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

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羽騎營營

分殊事傳曰營營往來貌分殊謂羽騎明白分毛萇詩

其事也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孟音戶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如淳曰輻音雷輳音盧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

善曰陽朝陽明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

朝晁古字同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

記曰龍旗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靈輿天子與

九旒也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靈輿天子與

也蚩尤並轂蒙公先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

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



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一鎮為八鎮如淳

賦曰沈溶淫瀟從先勇切沈以永切溶盛多之貌也上林飛

廉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烈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

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坤蒼曰

翰毛之長大者鼻音利切瀟音肅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

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啾或為秋蹌蹌行

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蹂蕙圃踐蘭唐善

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捷之騎也善曰虓虎之陳

從橫膠輶森拉雷厲驥駢駘音臘善曰虓音虓鄧展曰拉

虎拉風聲也哮火交切輶音葛洶洶旭旭天動地吸善曰

貌也洶洶勇切吸吾合切也動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

善曰羨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東西

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嗜欲抱蒼豨跋犀駉蹶浮

麋常昭曰跋蹶也應劭曰蹶頓也善曰廣雅曰抱斲巨挺

搏玄猿常昭曰斲斲也側畧切服虔曰巨挺獸名騰空虛

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善曰距古距字也蹕夫嶠娛澗

間張晏曰蹕天嶠之枝也善曰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

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

羨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踏獵蒙龍麟輕飛



善曰蒙籠已見上文履般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

輕飛輕數飛禽也踐履之也淮南子鈎赤豹揜象犀善昭曰揜古牽字也趾巒阮善曰履謂

超唐陂如淳曰陂山小而銳阮犬坂也車騎雲會登降閣藹善曰藹藹衆盛貌

閭藹衆盛貌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也司馬相也善

閭藹衆盛貌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也司馬相也善

大以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宋儲與李大浦聊浪乎字內如淳曰還

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善曰宋儲與李大浦聊浪乎字內如淳曰還

服慶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於是天於是天

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逢蒙列皆羿氏控弦善曰吳

羿傳逢蒙說文曰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皇車幽輅光純天善曰幽輅

地輅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輅一轄切純之允切望舒彌善曰望舒

轡服慶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翼乎善曰望舒

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移圍徙陣浸淫蹙部善曰蹙部

伍也毛萇詩傳曰蹙促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逢之則碎近之則善曰碎近之則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飛鳥未及

起走獸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似乎

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曰罕皇

軋疾踏飛豹羅裳陽善曰巢陽即佛佛也追天寶出一方善曰追天寶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應驛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善曰天寶

雌雄如淳曰天寶陳寶也應驛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善曰天寶



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鼠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為犢弗述亦語曰被二童子名道逢

寶鷄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犢弗述逐二童子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為石雌如楚止南陽也犢浮謂切沈

沈溶溶遙噉乎絃中晉灼曰極皆遠張噉吐舌於絃網之中

也善曰噉三軍茫然窮穴闕與孟康曰元行也闕止也言其略切

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音穹兀者懈怠也晉灼曰闕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

軍茫然懈倦容貌閑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曾觀夫剽禽之說也芒莫郎切兀音遙闕於度切與音豫

之繼踰犀兕之抵觸常昭曰躄音但善曰兕牛之動以抵觸也能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說文曰凌越也遽窘也善曰徒

角槍題注蹙竦龍怖魂亡魄觸輻闕脰晉灼曰獸以角觸地也善曰蹙與蹙同爾雅曰竦懼也龍言觸輻闕也

脰言觸輻因闕其頸也槍千羊切蹙子育切脰音豆妄

發期中進退履獲善曰言矢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之除必踐履而獲之也韓子曰新砥礪殺

矢發弩而射雖其而妄發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張晏曰淫其端未嘗不中秋毫者也

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音義曰創血於於是禽流平於車輪也善曰丘累陵聚言積獸之多也

嬋中衰善曰中切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館也服虔曰珍池

館也服虔曰珍池尚書曰治梁梁山善曰安國曰治山通東瞰目盡西暢無崖善曰目盡盡目而隋水故以山名

珠和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古灼切玉石簪釜眩耀青熒善曰玉之與石也李彤單行字曰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善曰不可殫殫形也玄鸞孔

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善曰不可殫殫形也玄鸞孔

雀翡翠垂榮善曰榮也王睢閔閔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



嘒昆鳴善曰鳥鳴詩曰嘒與嘒同子由切說文曰嘒也又鳧

鷺振鷺上下砰礚聲若雷霆善曰言鳥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乃使文

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水取物也凌堅冰犯嚴淵探巖

排碕薄索蛟螭善曰嚴言可畏也巖岸側嶽巖之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

求也嶽切踏獮獺據龜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獮似狐青

廣雅曰扶靈蟪鄭玄曰扶音祛常昭曰入洞穴出蒼梧灼

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大湖中

有包山山下有洞窟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

巨鱗騎京魚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浮彭蠡自有虞應劭曰

澤在豫章善曰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

有虞謂舜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

筭曰方且也明月珠蚌子珠韃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

為嶂所懷故曰胎惟直追切韃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

胥如已見吳都賦於茲平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常昭曰

車有轡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先生制脩唐典匡雅

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脩唐典匡雅

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饗習如神善曰饗習疾也饗仁聲

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乘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

方曰貉健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

詩曰自披氏羗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

拜者也貉前入園口後陳廬山孟康曰單群公常伯楊朱

墨翟之徒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楊朱墨翟取古

賢以為喻列子曰揚朱南游沛逢老聃高誘呂

氏春秋注謂然並稱曰崇狄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



隆何以侈茲善曰周易曰成康之隆以作樂崇德也夫古之覲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岳泰山也梁上猶

謙讓而未俞也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

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重象之應也服虔曰獵取也發黃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

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薺澤名也左氏

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薺澤也又

曰楚穆王欲伐宋昭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為

是左傳楚子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善曰罕徂土事不飾木

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土事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善曰

文曰丞亦極字也說齊男女使莫違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

禁施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馳弋乎

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與

加恩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

新者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豔彘世之規善曰

暢同暢加勞三皇勛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

也善曰祇敬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

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玄

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

叙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

客大校獵是也七畧曰羽獵賦未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

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

七畧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後四歲無答元

者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上秋命右

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

界南山扶風在涇州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善曰褒

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武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

狽獲狐兔麋鹿善曰如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

廣雅曰狽雌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獲似狽猴豹

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罟曰羅狽又切獲九縛切

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

檻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以網為周陸李

陣也陸遼禽獸園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

親臨觀焉服虔曰今胡客自取其得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文帝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

曰有士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

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



刺上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

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斜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

善曰左高五千仞廣十里採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善曰華已見西都賦截善曰華已見西都賦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



能一二其詳善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也善曰廣雅曰切近也凡也顏監曰凡大指客曰唯唯主人曰昔

有疆奉封豕其土窵窵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窵窵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窵窵

類貙虎瓜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

鑿齒之徒謂六國窵鳥黠切窵音庚豪俊麋沸雲擾群黎

為之不康善曰麋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於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閔服虔曰隨天

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

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

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閔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閔

橫鉅海漂崐崙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提劍而叱之所過靡

城擗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擗拍取

及餐善曰頭蓬髮鞮鞢生蟣介冑被露汗善曰說文曰

韓子曰功戰無已甲冑生蟣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鞞也鞞鞞即兜也鞞丁奚切鞞

音年蟣居綺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

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迺展人之所誑振

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規億載恢帝業善

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誑古屈規億載恢帝業善

注曰預左氏傳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

年崩凡七載亦速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

雅曰密靜也速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

乘流言順從高躬服節儉綿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

祖之風流也躬服節儉綿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



更爲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絺之衣履華大  
鳥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爲服履曰韜鳥也音奢大

屢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木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璫瑁而

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璣小珠也音析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琬又曰治玉曰琢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也抑止絲竹晏行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

音亂世之音也行弋戰切幼一也笑切眇音妙

正而太階平也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連斗樞曰

易玉衡正太階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堯時匈奴也

出黃帝六符經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堯時匈奴也

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羌戎睦皆閩越相亂

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睦皆閩越相亂

諸爲閩越王文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佗孫胡爲南越王閩

越王越邊邑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常昭曰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迺命驃衛應

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爲驃

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爲大將軍凡七

出擊匈奴汾沅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沅沸渭衆盛焱騰波流

機駭蠶軼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機駭蠶疾如奔星擊

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應劭曰輶車也音義曰穹

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腦沙幕膏余吾沙幕也余吾水名北

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

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

髓字古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庭善曰區橐駝燒煨

張晏曰煨蠶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分芻單于桀



裂屬國其國號曰裂而屬朝善曰單于然也廣雅曰單于然也廣雅曰單于然也廣雅曰單于然也

廣大之貌也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單于然也廣雅曰單于然也廣雅曰單于然也

夷阮谷按鹵莽刊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

技莽削石以通道也蹂屍與廝係累老弱服虔曰蹂尸踐

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吮鋌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

以爲者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皆爲創瘡於馬者孟氏

尚書傳曰濞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辭充切

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樹上

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

國語注曰息喘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

尚書曰宅朔廼戈邢指南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

方曰幽都廼戈邢指南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

侵臣天子爲與師往討閩越閩越王靡節西征羌燹東馳

第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王靡節西征羌燹東馳

服虔曰燹夷名也善曰漢書音切是以遐方䟽俗殊鄰絕黨

之域善曰絕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

德莫不躋足抗首請敵厥珍服虔曰躋舉使海內澹然曰善

廣雅曰澹安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士薦曰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天  
得其所覆難蜀父老區八方之區也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

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

子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顏監云肆

慮險安則慮危孫卿子曰平則慮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竦戍善曰言時不

秦之問相勸曰聳竦與聳古字通西振師五袵習馬長楊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簡力狡獸校武崇禽善曰爾

達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也迺萃然登

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千六百國鳥弋最在

熟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西厭月嶠東震日域服虔曰嶠音窟

何休公羊傳注曰服也也厭一涉切也又恐後伐迷於一時

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

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

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翫屬而還韋昭曰不

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振切彷彿或作髻翫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

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使農不輟耰工

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

農夫釋耒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存曰婚姻出愷



悌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

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

得矣矜劬勞休力役之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

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

存孤與之同苦樂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

害之虞孟康曰碣磬之虞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

切音轄鞀徒刀切轄隔鳴球掉八列之舞也

也右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

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看

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枯善曰毛詩曰雍雍在

天之祐爾雅曰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也其勤若此故真

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悌方將俟元符

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

甫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

延光至今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

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

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

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為杭不黏

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文曰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

古之明目者也蓋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猶善法也迺今日發矇廓

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也晉那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志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

色之名翬

韋述也伊洛以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也翬雄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

嬌姿

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姿豐也嬌好也美色曰豔言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姿赤氏切嬌苦瓜

兮畫墳

行而分畿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爲疆

高且大者通之曰墳

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

衆莫敢鳴鶴也此以墳

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

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

略行也與畿同

國尚書傳曰分其圻

界與畿同

肇授朱時四月也善曰青春

愛謝五逸曰謝去也

草不茂具榮木

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蔚然初生之

舊成茂也械彫柯變其舊色言新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



吐溜溜消消清新之色決音英消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

銘曰溜消消不壅終為麥漸漸以摧芒雉鳴鳴而朝鳴漸秀

江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鳴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

求其雉也雉不得言鵠類延年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鳴

文鳴則云求雉及其朝鵠則云求雉今云鳴雉可射之時也

鳴以舉雉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

少切鳴箱籠以揭驕睨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

者箱方而密籠圓而疎盛媒者養鳥宜圓也箱密

難之奮逸思驕驕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驕媒志唯揭驕

意願得也楚驕驕字作括矯視箱籠切睨音詣善曰楚

辭曰意志睨以括矯高也奮勁骹以角槎瞞悍目以旁睽

骹也角邪也槎斫也悍戾也瞞視貌睽視也奮其堅勁

之脛以利距邪斫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散苦交

切槎千荷切麟力新切睽力代切鸞綺翼而輕撾灼繡頸

善曰曹植鸞詩曰鸞目發朱光鸞鸞綺翼而輕撾灼繡頸

而衮背撾文文章貌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網皆如衮章言五采備

也衮勅呈切撾音陞鸞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

望也方言云鸞舉也鸞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爾乃擊

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爾乃擊

場柱翳停樟葱翠擊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翳於草停

僅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擊步何切綠柏參差文翻鱗次蕭

森繁茂婉轉輕利擊上茂而實綱縲輕利也婉轉則蕭森下則

東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密料戾小而微也緻與草木

無別內倪洞徹多所觀見也此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

罕至游雉名工雅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雉言既

下濕故曰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草際心為之疲

原禽也



目為之醜也此以上言杜翳之得臣與寓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

也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

言善曰絕疇類殊異才氣倏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

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倏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

有聲媒便清中叫野也倏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

踉蹌而徐來外處其制未聞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上視

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

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踉蹌走也

七亮切踉蹌朱冠之純赫敷藻翰之陪鯁鯁奮赫赤色貌陪

善曰廣雅曰擣物知切純許力首葯綠素身挖葡繪葯方言曰

猶經裏也言雉首綠色也頭葯素也黼繡青鞞莎靡丹臆蘭

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葯鳥角切青鞞莎靡丹臆蘭

絳鞞夾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

音也絳同也宋衛之間謂混為絳音最鞞或蹶或啄時行時止

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

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

居衛切周易曰時止則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也此以上

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起也此以上

言野雉之狀貌也善曰良遊呢喔引之規裏良遊媒也言

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呢喔引之規裏良遊媒也言

誘引於隔切可喔射之角規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

也呢引於隔切可喔射之角規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

者也不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竦身而立捧黃間以密殼

屬剛罽以潛擬名黃肩善曰說文曰殼張衡云黃間機張一

矢於弦也剛罽弩矢鏃也罽為之形如十字倒禽紛以

各長三寸方似剛罽故曰罽焉罽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

送落機聲振而未已弩聲猶未散言其矢來疾也山驚鳥悍

害焱迅已甚其性悍戾驚害飛走如風之焱也爾雅曰扶



搖謂之疾謂暴風從下上也越壑凌岑飛鳴薄底驚性悍

善曰字書曰愁愚也呼甘切也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慙惡也祿列切

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失鏃以射

也固毛体摧落霍若碎錦射披散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逸群之

傳擅場挾兩也善曰東賦曰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

擅專也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修而來兮忌上風之餐切長

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音鐵屏發布而累

映日之儻朗言其忌聲而畏光也屏發布而累

息徒心煩而伎憊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

不定空蜀父老曰心煩而伎憊有伎藝欲逞曰高漸離變姓易名甫

保於宋子之家伊義鳥之應機秋獲地以

厲響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難中

聲也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來聞交距蹶地土壤

相接善曰廣形盈窓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也言其光彩

墳夷靡農不易墉墳大防今呼墉此言田墉荒廢也善曰

毛詩曰禾稊救蕞稊稊稊類也救豆也謂勞豆

草繁茂翳蒼葦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葦西京賦曰葦葦葦葦切善鳴雉振

羽依于其冢其山巔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雉

羽捫降丘以馳敵形隱而草動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

羽捫降丘以馳敵形隱而草動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



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捫一本或作捫捫瞻挺稷之傾掉

尸豔切捫而專切善曰尚書曰降立宅土瞻挺稷之傾掉

意澌躍以振踊出意澌躍踊逸也善曰澌失冉切躍失藥

切暎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將出方東方向觀草動

其雉當至暎然而出果望鷹合而翳晶雉朕肩而旋踵言

其所願情神愈驚動唯翳晶然獨頭仍斂翼旋反也人

出苗望諸處鷹然合唯翳晶然獨頭仍斂翼旋反也人

攬身謂之朕有鷹鳥篳切善曰說文曰晶頭也漢書公孫

獲曰脊肩低首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倣余志之精銳擬

結軌士不旋踵晶胡了切朕許結切

青顛而點項中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亦有目不步体邪眈

旁剔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

說文曰惕驚也靡聞而驚無見自鷲言音脉字亦從脉方

剔與惕古字通靡聞而驚無見自鷲言音脉字亦從脉方

脉言難性周環回復繚繞磬碎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

驚鬼黠性周環回復繚繞磬碎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

盤辟及翳旋把縈隨所歷

曰戾力才于中輟馥焉中鏹也馥于中鏹聲也輟止也鏹矢鏹

丑錄切馥校遇切善曰今本並云才于中輟馥焉中鏹聲也輟止也鏹矢鏹

賦曰蹇于若往才于中輟馥焉中鏹聲也輟止也鏹矢鏹

重膺傍截疊翻正橫射也劇割也前割重若夫多疑少決

膽劣心狷善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古驟切戾者內無固守出不

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固意也善曰管子注

曰交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

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關閭藹葉慎歷

馬兵法曰始如處女答賓戲曰疾也善曰司關閭藹葉慎歷

乍見不藹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藹葉間闕於外乍見乍隱

音於是算分銖商遠邇之分銖也雉既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

音於是算分銖商遠邇之分銖也雉既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



計其遠也分銖商揆懸刀騁絕技度也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

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如軒

如軒不高不埤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輓竹二切當味值胃裂膝破射面也裂喉受食處也甫

味鳥口也味竹夷險殊地馴麕異變此有平險之殊雉有

秀切膝音素夷險殊地馴麕異變馴麕之異隨變而應

不可為吳不暇食夕不告勸言樂之者昔賈氏之如皋始

解顏於一箭不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

後夫子列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

怨是斯藝能使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彼

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騫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

乘危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

不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尾飾鑣而在服肉

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

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揅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札王后六

服有愉翟關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鷩左氏傳臧

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若乃

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君舉必書若乃

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樂而無節端操

或虧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

遺誠子孫錫子曰此獵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北征賦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

今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

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舊室滅以丘墟兮曾

不得乎少留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遂奪其

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淮南子曰奮袂執銳楚莊子曰絕迹

輕舉而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楚辭曰朝發

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

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獲郭璞曰音護今

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歷雲門而反顧望

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

通天之崇崇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

反顧而避見上文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漢書右

臺名已見上文邠邠之邑漢書右

縣有邠鄉詩邠國公劉所治邑也邠與邠同邠與邠同應

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

又云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

也今河東有邠城即古邠國也廣雅曰乘陵也慕公劉之

爾雅曰大阜曰陵邠音荀邠與邠同方是切慕公劉之

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曰此父與母之遺



詩曰敷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披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

殃禍惡也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故時會之變化

非天命之靡常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乎爾雅曰時亦世也言人吉

也乃時會之變化豈天命靡常乎爾雅曰時亦世也言人吉

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

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坂忿戎王之淫狡

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紀史曰昭秦本

王毋楚人姓芋氏號宣太后殺義渠昭王特義渠戎王於甘泉

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以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

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

涉長路之繇繇兮遠紆回以膠流毛萇詩傳曰繇繇長不

路脩遠而繇繇說文曰紆屈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

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釋余

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步余馬於

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吾日

掩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掩掩下而類說文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越安定以容與兮

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



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曼其脩遠漫水而容與又曰路劇蒙公之

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

長城劉歆遂初賦曰拾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

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言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

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首

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誓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

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跡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

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遺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

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障或為陸說

文曰陸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志及

婆娑容與之貌也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史記

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邛徐廣曰姓

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邛

姓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

帝號於尉佗聖文也史記文帝尚書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

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

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

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

邪史記曰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

朝其謀亦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幣言文帝知加

益不解也如疆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齊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嗟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

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

而無風焱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管子曰山水

之溝命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

皚楚辭曰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

涉疑露馬雖邕以群翔兮鷓雞鳴以齊齊毛詩曰鷓雞鳴

之降霜齊衆聲也音皆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

故鄉廣雅曰捨捨悵悵悲也悵悵力上切撫長劍而慨息泣

漣落而露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

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

失其平度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史曰陰諒

時運之所為兮求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求哀春秋

誰語說文曰愬亦誅字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達人從事有儀則

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適至官作



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婕妤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娉世

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脩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

融受業於大家

惟未初之有七巧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時孟

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辭曰吉日兮良辰毛乃舉趾而升與兮夕子宿乎偃師左

傳曰關伯比曰莫敢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

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

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忘愴恨而

懷悲兮去故而就新愴恨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遠

行道遲遲中發不寐又曰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

廣雅曰弛絕也銷憂者莫若酒諒不登櫟而極蠡兮得不

陳力而相追登櫟極蠡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

蠡得不陳力就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未嘗有宮室夏則

居巢韓子曰上古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極蠡

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腥臊天下號曰燧

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極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

食贏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

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極蠡而食蔬披

胎生曰乳喙與蝮蠡與羸古字通蠡力弋切蠡力兮切蚌

蒲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

亂固有天命也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唯楚辭曰夫

不可損益也



徑邪道也逸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

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秦

莊乘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

鞏城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

遠以多難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阜之旋門郭璞曰山海

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既免脫

有咸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

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

切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武陽縣

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

伯聞之竊歎也西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

懷德小懷安也孔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

安國曰懷安也

子適齊驅而少前漢入臣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

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

過匡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

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到長垣

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

荆棘之榛榛兵墟已見上文漢書伍惕覺寤而顧問兮想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

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

在匡城蒲鄉史記曰周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遠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

墳遠氏濊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濊鄉有濊唯今

墳伯玉濊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濊鄉有濊唯今



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此左氏傳穆

朽論語曰既沒惟經典之所羨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曰莫不

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

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

言信而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

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

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

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

向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陵

遲猶陵也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述仁論語子夏曰死生

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

故曰孔子曰一也命已見非文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

仁也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

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

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庶靈祗之鑒照兮祐真良

而輔信楚辭曰祐真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

慕古人兮揚子法言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先君行

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處也論語顏淵曰回

雖不敏請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

事斯語矣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

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見上

縱軀敬慎無怠思嘆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毛詩曰敬

委命



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慤音義同  
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  
下正論語曰子路問弋人子曰若  
公綽之不欲馬鞞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賦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  
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  
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



歲次玄枵許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岳傷弱子序

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

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

疑誤也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猶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

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

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

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潘子

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馮子

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軾已見魏都賦爾

雅曰徂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

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

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

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

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

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

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

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

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短不豫期也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

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

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

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

鄭玄尚書注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三台也尚書曰帝室猶言玉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城榮緒晉書曰岳遷

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患

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過於四海武紀曰帝諱

炎字世安崩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

書曰帝乃祖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

絕密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

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

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

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

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窺士貴於漢庭講

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姓之或在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

聲類曰講亦疇字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

也爾雅曰疇誰也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

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

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救微以繆章患過辟之

未遠而言孔遽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

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曰顏淵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

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

匹亦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

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繆言已閑行藏之明而有救

位備其隆替名節淮以隳落危素郊之累殼甚玄鷲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罪切淮亦壞貌敗之貌洛

累卯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鷲巢

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

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匪擇木以棲集抄林焚而鳥存擇

急對人未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抄林焚而鳥存擇

雅曰見魏都賦爾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

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

也張超宣屋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廢也

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

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洞簫賦曰蒙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

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注曰甄表也

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皇鑒揆余之

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皇鑒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湏也

之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

夏之不綱戰國策同薛人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

攜老幼逃孟嘗君道中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

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矧

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夜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賜矧

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

序曰王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勝曹植責躬表曰不

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勝曹植責躬表曰不

東都賦曰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河南郡圖經曰

關庭神鹿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河南郡圖經曰

蕃岫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

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思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溥曰

瑩冢田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

瀆口高三丈謂之阜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

秣栗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漢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遠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稅切西見下注

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澣化流岐

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

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澣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

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

子昌立曰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旋牧野而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告與學同邠與武同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征賦曰駢逢逢兮歷茲

老子曰守柔曰競強也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夜申旦而不寐

維烈鄭玄曰競強也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夜申旦而不寐

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

王曰我未定天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

保何暇寐也商雖有泰

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

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

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鑒七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鑒七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

險而逾秦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

曰奚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

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自比於天有日猶吾之比

日有七哉曰日七吾亦七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於

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

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考土中于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廓遂鑿龜而啓繇尚書

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孫蒲曰成王定鼎於郊郭下世兆平失道而來遷緊

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也鄭焉依杜預左氏

傳注曰緊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未之王豈

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漢書策詔曰

大禹能士失德夏以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長懋說文曰懋盛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顏之樂禍尤關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顏樂及徧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

生子顏子顏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顏享

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

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

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秋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

侯重靈壅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年穀洛二水關欲毀

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

者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闕

雅曰兩會似於闕小咨景悼以迄巧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

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朝有寵於景王崩子朝

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于朝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納子猛

母弟子巧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

曰迄至也呼乞切巧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

成也左氏傳衛虜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



王立崩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

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

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

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

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

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

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

神器不可為燥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濟水經曰作

也為者敗之滌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

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生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天乙已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

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猗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

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

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

吾為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

卒宗滅而身屠而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騁轡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

自到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

也老子曰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其事好還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

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

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止

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

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

吳為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

卒宗滅而身屠而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騁轡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

自到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

也老子曰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其事好還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



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傳音請奏瑟趙王與秦王會於滎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

聲請奏去秦王怒不許相如前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此之皆靡秦王不憚為一擊去秦之羣

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

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盡謂之缶呂氏春

秋曰兵不接刃而人服化說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

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曰秦外謂之滎池史記

曰秦外謂之滎池史記趙將好會於西河外滎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

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

子夏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虞智勇之

淵偉方鄙去之忿恚雖改日而易歲無非級以寄言智勇

也忿恚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

也忿恚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

歲之末猶未足以寄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去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

忿恚含怒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回谿不允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

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滎池為

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

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滎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

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

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

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青掩大德西

京賦曰遊鵠高翬薛綜曰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

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廓帝絃登峻坂之威夷仰崇

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

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



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縶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

繇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

禦師必於殺殺有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秦師還晉文

文王之於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秦師還晉文

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丙

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

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復殆肆叔於朝市任

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

耻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殆哉三帥庸主矜而復諫

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

支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陳復戾也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繆公曰任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

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

悉雪耻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

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

非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

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與德不建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漢書注曰地理書曰有有純石或謂石者如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虞公許之官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號號公醜奔京

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

操壁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

與之伎則未祀忽諸德之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城曰

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地後

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鄠善

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我祖安陽言陟陝鄂

我祖安陽言陟陝鄂

我祖安陽言陟陝鄂

我祖安陽言陟陝鄂

我祖安陽言陟陝鄂



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  
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  
舍弘農郡圖經曰曹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

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折卓

滔天以大滌劫官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

役顧請旋於僮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

而縱鎬魏古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

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僮質天子於營僮將

揚奉叛僮僮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揚奉董承以天

子還洛陽僮汎悔遺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奎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乱天下毛詩

曰民卒流亡離折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

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

子曰雖有盛尊之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

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搥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數董承率眾繫僮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

緇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操其指舟中之指

可搥左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

忠臣畢力射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

曰首身分而不紊子虛賦曰洞胷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

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外曲沃而惆悵

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搥

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太子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



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仇之後也莊化武公相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鄴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齊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技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技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人都偶國也亂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躡亟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亟

各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笑羸氏之利害

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勢也勇怯或開關以延敵競逐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九國之師遊逃而不敢進之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下也楚辭曰禁閉而不言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然禁亦閉也禁臣蔭切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豈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峻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存乎六出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厭紫極之閑三年徒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焉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



啟其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植

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頭也漢武帝故

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

宿逆旅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

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大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

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昔明王之迷幸固清道而後往慎

為羽林郎疇猶訓也

街縻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迷幸長安司

行猶時有街縻馬口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街勒也司馬彪注

子注曰縻駢馬口中長街也縻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

刑許慎曰徒御不驚也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

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上之漸何弔戾國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

可長乎

變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

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

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

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閼鄉

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

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誤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

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

通賦曰雖履醢其何補

問休牛之故林感微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

又繼之以盤桓而不敢

辭曰紛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

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

經曰全節閼鄉縣東十里鳩間西廣雅曰盤桓不追也周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發閩鄉而警策想黃巷以濟潼

西京賦注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

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

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曲閩音聞憶江使之

以二華巨靈巖眉高掌遠蹠以流何曲閩音聞憶江使之

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從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

壁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

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年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

始謂始皇也君之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

亂愠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閔

神愠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閔

中諸將馬超韓遂寄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慙孔

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閔各潼關函谷

也尚書曰敢行稱亂魏武赫以霆震秦義亂以伐叛彼維

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秦義亂以伐叛彼維

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

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石之

眾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

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石楊桴以振塵繡

尾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字書曰碎大

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子桴鼓左氏傳曰援抱而

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

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春秋

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倦狹路之迫隘

預曰積尸封上其上謂之京觀評普耕切倦狹路之迫隘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軌踦蹠以低仰倦極也陝廣雅曰踦蹠人賦曰區蹈秦郊而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

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

洞蕭賦曰標紛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褒斜右濱

汧隴褒斜汧隴並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面終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

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嶺

乎嶠九峻截嶰太一龍從並已見吐清風之颶戾納歸雲

之鬱蒼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

雲而遐逝楚辭曰南有玄灞素澹湯井温谷玄素水色也

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

也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

温泉在藍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

南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浸決鄭

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漫者可以為陂灌

溝大漕控引淮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班

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貞臣有入鄭都而抵掌義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

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史記曰鄭相公

子也武也我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為

武也武也我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為



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子樊子又

改為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

襄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

亡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

太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

里華曰厲流于彘幽城于戲毛詩曰赫赫又有繼於此者異

赫宗周秦如熾之毛萇曰威乎威切

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

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故

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火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

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若而不圖

謀其養生埋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

故以乾坤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為喻焉

已也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息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

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率土且弗遺而况於

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息無不逮也

隣里乎况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



杜易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

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

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

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

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含怒

於鴻門沛跼踖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搆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

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

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

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

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世謂項莊曰汝

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也力及切周易樊抗憤

曰履虎尾不噬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樊抗憤

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漢書曰樊增聞事急乃持楯撞入

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

永上疏曰贊命之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

臣靡不激揚也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

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

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

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

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軹

曰肉袒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

為臣僕也服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

子太傳兄子受為少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子太傳兄子受為少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子太傳兄子受為少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子太傳兄子受為少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子太傳兄子受為少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柵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鬱其萬雉峻峻峭以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泗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戾飲馬之而萬雉咳謂棧嶮嶮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

陽橋踐宣平之清閼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三里

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都中雜還戶千

人意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

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新館蒞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於是孟秋

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述省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廩管庫

叢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叢芮在於城隅方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

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鑠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叢聚兒也藏外切說文曰芮小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

兒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紫駮娑而款駘盪輻朽詣而轢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

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驚雉已見魏都賦尚書

日孜孜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史游急就章曰乘風縣鍾華獨樂

日孜孜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史游急就章曰乘風縣鍾華獨樂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

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

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懷夫蕭曹魏邴之相

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

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

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銜使則

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銜使則

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

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

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

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

侯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

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

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暨乎稅侯之忠孝淳

深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

且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則心動立入坐內戶下

何羅衷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

之繇是著忠孝節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封為槐侯音妬陸賈之優游宴喜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

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食後陳平乃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賈戲曰陸子

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

吉甫燕喜既多受社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

長卿王子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

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大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政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

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

尉為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

七畧



守京兆尹大尹發姦捕伏無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  
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  
師人曰前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清  
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  
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  
議此天下稱為親友也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  
長孺漢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  
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  
汲黯之正直惟恐後班固贊曰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路  
陽之才子漢書曰終童字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  
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時年十八餘曹  
植自試表曰終飛翠綉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禮記  
單以妙年使越

注曰綉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曰趙  
髮左衽奮迅泥滓謂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  
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或著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  
顯績而嬰時戮之謂廣漢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之謂廣漢也皆揚  
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  
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當音鳳恭顯之  
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  
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爲司馬車騎將軍又曰  
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爲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  
西京賦漢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而死之日曾不  
范曄後漢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而死之日曾不



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

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

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望漸臺而扼腕梟巨

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

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

扼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豐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

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

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二男

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

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

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墓也酒池鑿於商辛追覆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池鑿於商辛追覆

車而不寤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

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

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曲陽僭於

覆後車成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

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命有始而必

上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

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

終也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

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

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畧亦何在也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

之奧秘無准南子曰大丈夫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

爆鱗豁於漫沙墮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

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叩莠其奚難惟

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

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



半勒東岳以虛美

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惑蒟醬

角觥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悵臣贊曰興造甲乙之悵

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城半漢

書曰武帝登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

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

則反本方言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

曰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

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虛賦曰飛織垂鬚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輦之明智攀檻欲上馮昭儀上幸虎園闕獸熊佚出圈

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

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

臣在側似三代末主乃有雙女今欲同輦衛賢髮以先鑿鑿

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

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咸善立而聲流亦寵

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體輕

極而禍侈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

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

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戊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輕棘霸之兒

戲重條侯之倨貴後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拊同漢書曰孝文

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

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

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門

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索轡徐

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  
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類咫尺  
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杜預左傳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  
注曰倨傲也

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  
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

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

此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也志之貌也楚辭

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奉昭

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命不行乃使武安君

伐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命不行乃使武安君

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

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昭王昭襄

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眾感出矢言何休公羊

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

篤吊比于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

麓之饒于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陸殿之餘基

何不有

裁峻屹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

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

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

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以璧俱碎於柱

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解謝劉睨目清貌

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堪秦王不中堪丁鴻切

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堪秦王不中堪丁鴻切

厲而高奮狙潛鉉以脫臏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

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

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鉉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贖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  
狙獼猴也音七穆切尚書刑德放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  
郭璞三蒼解詁曰贖音格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尚書  
膝蓋矐音各一音格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尚書  
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畧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  
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  
囚執狽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  
音貝  
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之法刑奔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  
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  
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  
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儒林墳於坑穿詩書煬而為煙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  
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  
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有言語詣守  
尉雜燒之廣雅曰穿坑也才靜切郭璞方國滅亡以斷後  
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余亮切

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史記曰秦

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嘆曰嗟乎為法之蔽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

周禮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中子俱

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輟

之辭二入為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

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相趙高指鹿

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  
也馬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春秋命持天權莊子曰赤受  
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  
死而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揚  
與其女壻閭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入內謂曰公何  
惶擾不鬪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怒召左右皆



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  
得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  
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

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

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

降已見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

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

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

險易又曰識眾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

寡之用者勝也秦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

秦官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

而冠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

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感市閭之叢井歎尸韓之舊

處丞屬號而守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

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故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

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

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

說文曰敢麻蒸也阻留切然敢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

壽被誅丞屬無守關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



詩曰如可贖子人百其面相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  
詩以為直者說文曰百其面相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  
憾於弊邑之地又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開物  
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開物  
望之左遷造長山而慷慨倚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太子太傅造長山而慷慨倚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群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羣冊畢舉比高祖之大畧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  
也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  
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  
復西京園陵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  
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越安陵而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梁傳曰公會  
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謹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  
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  
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  
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  
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  
亦皆反七國反書聞袁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  
迫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  
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登公謂  
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  
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  
盜也左氏傳曰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  
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謹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  
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  
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  
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  
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  
亦皆反七國反書聞袁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  
迫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  
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登公謂  
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  
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  
盜也左氏傳曰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皆孝元  
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謂弘恭

曰我明德帝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寢夫君之

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帝罷衛思園及矣園又詔曰初陵勿

置縣過延門而貴成忠何辜而為戮階社稷之王章俾幽

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

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

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也怵淫壁之匈忍

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狃怵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

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

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張舅氏之姦漸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謂王也爾雅曰刺哀

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

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楚辭曰長魚絕兮終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

古鄭玄札記注曰刊削也

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燹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驚橫橋

以見漢家目投火中而死不合葬故曰孤墳

而旋軫歷殿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

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

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竒疏南山以表闕倬

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為沼豈斯宇之獨墮三輔黃圖曰阿

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

南山之巔以為關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

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

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

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

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

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

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

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

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變不知所出崔發曰

周禮又曰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

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

誦策文除以為郎也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尺下通

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也

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類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

以文姦言同歸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

殊塗俱用滅亡謂中興伴德殷宗周宣矣可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

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

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

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史皇孫曰悼皇考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閔中記曰宣

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后悼園後曰思后以倡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

也王母思后也爾雅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

曰父之妣為王母之過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之過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之過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陸之汚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

下也日汚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

暑謂此井泉也西都賦曰九峻井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交

渠引漕激湍生風見渠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帝

也明其池則湯湯汗汗澗澗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旦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淮

淵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

池靈沼黑水玄汜豫章珍館揭焉中時儀景星於天漢

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

象也牛織女黃華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書傳曰

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擢百尋之層觀今

數仞之餘扯鄭玄周禮注曰八人曰尋包咸論振鷺于飛

鳧躍鴻漸周易曰鴻漸于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

賦上曰浮濤沈濫隨波澹淡澆滯驚波唼喋沒之兒

高唐賦曰巨石溺以澆滯西京賦華連爛於淶沼青蕃蔚

乎翠激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表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

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

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

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

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鍾會檄而菜蔬芻實水



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賔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

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賔

媚人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貧情同整檝擢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鰓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

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

所致也徒觀其鼓柅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义來往

舊說欲迴輪必先鼓柅也郭璞方音曰今江東人呼柅為軸

傳曰也絳綸也灑亦投也挺所拔也又取織經連白鳴榔屬響

魚又也絳綸也灑亦投也挺所拔也又取織經連白鳴榔屬響

貫鯁弓尾掣三牽兩

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声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

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弓猶繫也音的

制字書曰於是弛青鯁於網鉅解頰鯁於黏微杜預左氏注

鯁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

著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繳大索也言

魚黏於網故華魴躍鱗素鱖揚鬣子虛賦雍人縷切鸞刀

曰黏微也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

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

割烹煎和之稱也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

京賦曰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鞏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

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

傳曰梗陽有獄其大至恐其不足是以樂魏子特受閭沒女寬將

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樂魏子特受閭沒女寬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之腹為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

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許慎淮南

正我死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尊也毛詩曰文茵暢  
載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徘徊  
如

渴如飢心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鄴周所居也孔

亂之或希琴操曰崇侯讚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

亂之或希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

亂之或希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

亂之或希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亂之或希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鄩仍

亂之或希母也廣雅曰希庶也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已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見上文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毛詩曰作邑於豐又曰宅是錫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載之漢書翼奉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也永惟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永惟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也馬融廣成頌曰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周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

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

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詭騁虞芮愧而訟

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

息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

息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

息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

息下而不讓也讓其所爭以為開田毛萇詩傳曰由此觀之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曰上之化下下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溥曰陶家作器於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為器也埏朱然切埴市力切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漢書曰秦地五方雜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奸利不昏作勞密邇檢狃戎馬生郊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昏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迹仇讎毛詩曰檢狃孔熾



老子曰天下無道成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

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製焉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

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

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

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矣言已雖無才能然

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疾乎疾下或有劣字非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

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聖書



